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

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

一一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

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

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

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

不如孝其親

一一一一也

六根六塵六識

般若若經一一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一一者謂色聲

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一一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惡

不善者謂貪瞋癡

般若經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

三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

心踴躍深心歡喜不觀欲過非理追求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恡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

所行法無二無
別自性離故

師子逐人犬唯逐塊

般若經最勝天王
白佛云何菩薩於

無生法而見有生佛告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
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
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
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
愁歎苦惱是故脩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下有支展
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
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
人塊擲師子一一一一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
而死自滅一一一一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
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資糧般若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
是資糧乃能證得菩提佛答一一一一一
修令圓滿乃能證得一切智智
菩薩魔若

經佛告善現棄捨般若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為一
一事何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
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答若
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
四諦智等於中脩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
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
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若能八解脫般若經謂有色觀諸色是
引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
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勝解身
作證是第三解脫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
想入無邊空處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超一切空無邊
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超一切識無邊
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脫超一切無所
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超一切
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
定具足住是第八解脫
六通
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
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

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牆壁直過如空凌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蹤如燎高原體注衆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杖摩光明隱蔽轉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琉璃沙界情非情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年劫如是時處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廣若畧若自若它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種種色像死時生時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

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剛喻定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切漏不現前故亦名為盡菩薩得漏盡

十八

不共法

般若

通不墮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
經一無有誤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無不定心
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拾七志欲無退八猜進無退九
憶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見無退
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着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
現在世無着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着無礙
十六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
為前導隨智而轉十八一切意業智為前導
隨智而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十力 般若
來應正等覺於是處非處皆如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
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世界種種差別
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是
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

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是第八力於諸有情無量劫中諸宿往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真解脫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第

四無所畏

般若經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苦盡道無畏如是四種天

人外道無能

三十二相

般若經如來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

難其過失

然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數衆相無不

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觀羅綿是為第

三如來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鞞網交絡文同綺畫

是為第四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為第五如

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是為第六如來足趺修高

光滿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腓漸次纖圓如鹿王

腓是為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為第九

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

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為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摩右
旋宛轉是為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
為第十三如來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為第十四
如來兩足兩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是為第十五如來
肩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膊腋悉皆充滿是第十
七如來容儀於兩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脩廣端嚴
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
來額髮并身上一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
常光一名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
深白如雪是一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
如來常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
覆齒輪耳髮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和雅隨眾
多少無等聞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
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閒飾皎潔分明
是一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
第二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綿白逾珂雪是三

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
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金剛經佛

經金
佛剛

告須菩提
菩薩無主
目市奄金剛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哉善哉

菩薩無住相布施

金剛經

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

東方虛室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

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

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

住
乙
成
法
華
經
佛
告
比
邱
當
知
如
來
方
便
深
入
衆
生
之

仁坊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

法華經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

梁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

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至珍寶

處所將人衆中道憊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

今欲還還導師憫彼舍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

今欲還還導師憫彼舍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

作一告衆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
 疲極之衆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
 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憊而滅化城語衆人言寶所
 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
 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衆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
 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
 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生於二地如來即
 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等量
 所得涅槃未真實也但是如來既已成金不重為鑛圓
 方便之力於一佛東方便說三
 經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
 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
 有
 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此身畢竟

無體非幻不滅

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

涕膠如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
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

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

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

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一一一譬如磨

鏡垢盡如標月指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

明現如標月指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

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風輪金輪水輪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

忽生山河大地云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

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

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

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

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

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執持世界因
空成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保持
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
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舍十方界火騰水降
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
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江山是故
山石擊則成蹊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
叢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遮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楞嚴經——
相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別修妄
念存想固形————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
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
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
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
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
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

不休息思惟圓成名照行仙堅固安清而不休息感應
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
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主理壽千
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輟還來散入諸趣不可
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

華嚴經

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香摩尼王莊嚴大蓮

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嚴勝

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

妙莊嚴世界師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

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

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普賢願海華嚴行願品普

妙寶焰世界福德相光明佛普賢願海華嚴告諸菩薩及

善財言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

種廣大行願一願常修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修稱讚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紳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量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妙諸供養雲一一雲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願滅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過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

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五願隨
喜功德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
聚圓滿菩提至般涅槃分佈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
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
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
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剎中佛成正覺我悉殷勤
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
大善知識二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勸請莫般涅槃八
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
種修行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
衆會以圓滿音成熟衆生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
虛空界一切如來我亦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恒順衆生
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四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
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冥闇者為作光明於貧窮
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衆生歡
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為體因於衆生而起

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一一一復次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解脫了義經觀世音疑念應當諦受

菩薩白佛言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曰彼上上招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已

精進進已能禪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
一一一佛言此等一一一於彼方便波羅蜜

又是三波羅蜜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
不能堪任常修習忍受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
勤精進是願波羅蜜為精進波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
善法希望勝力是力波羅蜜為禪波羅蜜伴於菩薩藏
聞緣修禪堪能開引出世間慧
是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伴
慧母方便父法妻慈悲

女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
幾何天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

舍利子曰為諸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

脫若為速離增上慢者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

即說偈曰一度菩薩一善一一為一妙一樂為一大一

一為一真實諦法男煩惱為賤隸僕使隨意轉覺分成

親友六度為眷屬四攝為妓女結集正法言以為妙音

樂或現作姪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

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莊嚴解脫智慧果八
 斛之妙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為象馬大乘持作車遊八

道支路調

一子名羅睺羅

起世因本經是平等王子孫

御菩提心

證轉輪聖王之位

王四天下直至師子頰王凡一百丹

一萬五十六王

師子頰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

名斛飯四名甘露飯

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一名

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

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

阿尼婁馱一名跋提梨迦

甘露飯二子一名阿

難陀一名提婆達多且悉達多

吹彼水

聚建立天地

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

注大洪雨滴如車軸

經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

長乃至梵天雨止之後

水還自退無量萬億由旬有大

風起名阿那毗羅

波濤沸涌生大沫聚吹

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

造化自此始也

浮提樹影現月輪

因本經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
中一一一高大一一一以此有

影旦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毗羅三昧經佛
說食有四種

時 時

一
一
一
時
一
一

時佛斷六趣

因令同三世佛故曰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

下趣非上食時

寄水

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

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露一滴水持至

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風日飄曝乾

竭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即受

彼寄置恒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復無遮礙諸鳥獸

等不能飲盡。如是水滴共大水聚。漸入大海。毗嵐風起。

壞世界時而來我所言所一一今有無耶如來知我水

滴住處不雜餘水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如是

如來應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經於

御定子史精華

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寄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虧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此則上行

阿含經有

尊者名二十耳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其難今欲捨服還作白衣持物廣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曰能佛告若弦太急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曰不也又問若弦稍緩可採聽不又對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採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

思惟佛教在閑靜處修行其法如實知之證阿羅漢身

衣隨意禪定法喜為食

阿含經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重半兩青五百歲以人間五

十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一曲旬衣重六鉢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相抱成陰陽阿修

羅身衣等與忉利天司欲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
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兜率天
身長四由旬衣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
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
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
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
百歲為一日暫視成陰陽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身衣
不載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北鬱人無我我所
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三天壽一劫以
上諸天一一無復男女媾欲以一一一光
音三天壽二劫火災至此為際遍淨三天壽三劫水災
至此為際果實三天壽四劫風災至此為際無想天壽
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焚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
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
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
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齊此為衆生生老病死

往來所趣界

地肥

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
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極為香

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
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長四寸許朝
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相行不淨行彼便作家
於中懶惰衆生便作是念多取粳米為一日食乃至積
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暮不復生因此造作田種立以
標榜於是有一衆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稻便相拳鬪衆
生舉一智者三摩多為守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我
曹所得稻穀當以輸送是田主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
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
種習諸伎藝以為生活謂之首陀羅種是四種中有人
思惟世間思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所**地動**因緣阿含
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地動**因緣經佛
言——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
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

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
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
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菩薩始出母胎
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四也菩薩初成無
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為五也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
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
為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震動是為
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為
八半摩勒菓最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
含經

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
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
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
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諮耶舍尊者云欲於一日一
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一塔中復
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

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
即辦珍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
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
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器敕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
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箇訶——在手悲淚呼
傍臣言此間浮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不得自在惟此
半集我得自由今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羹供養衆
僧庶得周過此是————哀憫我故受納此施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間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
今——此————隨意用之而說偈曰今此間
浮提多有珍寶——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
德不求天帝釋替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等果報
我悉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為世所
遵仰咸得一切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
盜香阿
合經時有此丘患眼師教應麒麟曇摩華比丘遂至彼
華池側迎風而坐觀之池神語比丘為——賊比丘說

傷不壞亦不奪速住隨觀香油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
天神復答傷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
彼藕根重負而去比丘為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
截芬陀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遍而言
我盜香天神答傷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
言且堪與汝語架染污不現黑衣墨不污奸狡兇惡人
世間不與語蠅腳汙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
小悉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
如泰山比丘復說偈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
常為我數數說斯偈天神答傷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
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
比丘聞已專精靜坐唯忍能止諍中阿含經時諸比丘
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數共闍諍於是世尊
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鳥於髻中生卵
止是法當尊貴
智度經
釋迦昔

為螺髻仙人名尚闍梨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一以為木即一一一是菩薩從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如彼嬰兒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

謂珠生囊甕

雜譬喻經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佛告阿難昔有

長者大富衆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刺身出血油囊裏之懸著海應珠珞聞香啖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採三年方得一佩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一佩珠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兄著珠共戲而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室甕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動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識本末謂生囊甕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

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實

難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衛飯著鉢中作
禮佛為咒願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
生億得見道諦其夫不信問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
爾多福復見道諦佛言卿見————高幾許答高四
十里歲————佛言汝語何過甚乎種如纖芥高
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
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德瓶雜譬喻經持
稱量夫婦心意願鮮得須陀洹道德瓶雜譬喻經持
不得破戒之人——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
窮四方求乞經——二年奉天不捨祝願富貴人心既至
天即慙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
曰——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驟富答言
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人驕逸執
之不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

妙好無願不得若毀戒者驕稱體度無極經昔薩婆達
遠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稱體王普施衆生恣其所
索天恐奪位往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
慈潤滂沛福德巍巍懼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鵠趣
王足下恐怖告曰良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
活汝鷹尋後至云鵠此來鵠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鵠
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鵠
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鵠歡喜而去鷹曰若
王慈惠憫衆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鵠吾當欣受王乃
大喜自割肉對鵠稱之令與鵠等鵠之愈重割身肉
盡故未能敵瘡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
一令與鵠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風
鳥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苦惱
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於盲冥
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吾位是
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瘻復如舊志常布施天樂傳之

瘡痍頓愈稽首而求

福無有厭足

增一阿含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

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共貧賤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鉢來吾為汝買阿那律曰向所稱說者謂世

間欲求福者與吾共貧賤世尊告曰世間之人無復過我

以土為麴奉 upper

尊

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為戲擁以為城舍宅倉庫

者一者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拘舍中五名為麴者一一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施供養

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

舌覆面

普曜經諸婆羅門因共立制若

與佛食共佛語者罰金錢五百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破瓦器盛臭糞澣出門棄之

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興供養無由如願云此弊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
辟支佛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真食果報
有重佛即出——上至曼陀羅婆羅門汝見經書願
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禮佛
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聲告眾曰甘露投身虎
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淨信
前金光明經裏世有王摩訶羅陀生三太子長子名曰
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
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通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
餓餓欲絕第一王子怪其餓必還教子第三王子問
言此虎所食何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
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子言此虎餓困餘命無
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
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
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沫多諸蟲尸不淨可惡我今
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兄遮難同還中路薩埵潛

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衆生求於菩提
捨難捨故卧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力不及即以乾竹刺
頸出血於高山上一一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
即紙王子身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二兄見地大動疑
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
大王羅陀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
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瞿夷是虎
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坐花上已樂

着彼花取彼香味

實積經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
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

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
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

然此神識以多善報受天身受天身已四無礙辯寶
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經一義無礙者於若已義無礙礙故云何色義謂第一
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義智名

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
詞無礙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
說無礙者謂於諸色隨眾生機開示演說
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理不可說是

名為義

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

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
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
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
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
言音文字
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
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
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
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
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

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若有依止數取之見
諸所緣關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為衆生
說若有衆生於此言教起於執著如是等類不應依趣
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
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
無有變異無有增減無作無不住無根本如是之
相是名五百銀錢雇五莖花

過現因果經至普光佛出
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

與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為弟子各以
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
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
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
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
欲以山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
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言獻佛瞿夷又問獻佛
何為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念

言令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曰敬從來命令我女弱不能得前併寄二花以獻於佛使吾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今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庶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眾生故即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麻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履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以為難必

如吾也是時善慧投佛出家白言世尊我昨得此五種
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諸衆生入
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
解說普光答言夢臥海者汝在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
彌者出於生死夢諸衆生入身內者為彼作歸依處夢
執日者智光普照夢執月者清涼度生今離熱惱此夢
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不勝踴躍後至普
光如來入滅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度生莫計
命終上生為四天王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
轉輪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
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
子具足悉皆勇健能伏怨敵十善化民於此壽終上生
忉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復為輪王又昇梵天上作天
帝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其間或為仙人或
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五夢見五衰相因果經天
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受座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猶為欲火
所然福盡之時一一一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
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
出五者自然離於木座
三因三緣能感後有本事經

芻當知一一一一一一一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斷

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

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灌溉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

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

其中無色為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

設此欲為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灌溉

識便安住下欲有處若色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磨羯

無色界感異熟果亦復如是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磨

經一一一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

一一一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一一

一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

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供一

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

切佛

三昧海經佛告阿難若禮一佛當作是念諸佛心
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

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
己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一一

一運想凝意一一一一一佛上化成華

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

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并菩

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

蓋幢幡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

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

中化光明雲於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好法音

道中父母

普超三昧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思本
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弟子當來者亦

是思力所致一一一一一也爾時衆念文殊既

在佛前何不成佛耶佛言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

未取淨五眼

五眼度世品經佛言隨時開化入於五道而一一一肉眼處於世間現四大身因

此開化度脫衆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示以三乘三慧眼其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入大慧四法眼其在徧局不能恢泰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者不識正真陰蓋所覆譬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思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令發正真道

化身應身法身

三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一一一一一如是三

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脩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云何應身謂諸如來為諸菩薩說於真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為除身見衆生怖畏歡喜故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

身云法身為除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唯有如如

如如是名法身有二種身是假名有後第三身是真

實有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

智一諸佛無有別法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並者

是法如利並他者是如如智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

一切相不著於相不可分別非斷非常是名中道雖有

分別體無分別雖有三數而無三體不增不減猶如夢

幻十無所執亦無能執法體如如譬如有人願欲得金

既鑛已銷鍊成金隨意回轉五分香瓔珞其身瓔珞

作諸鐸劍雖有諸用金性不改五分香瓔珞其身瓔五

分法身以識徃別戒香攝身香攝意慧香攝亂勝

解脫攝例見知見攝無明是香攝意慧香攝亂勝

處法集經一一者有色見色知彼色得自是

名初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好醜知彼色中得自

在見是名第二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無量若好若

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三勝處內身有色相見

外色少若好若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四勝處
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青譬如優摩歌華青色青光知彼
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五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黃
譬如伽尼歌羅華黃色黃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
第六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赤譬如勝頭視婆華赤
色赤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七勝處內身有色
相見外色白譬如優沙私多羅華白色白

三明

法集經
一天眼

智明者謂聲聞辟支菩薩諸佛於天勝妙得彼天眼是
名天眼智明二宿命智明者佛於三世境界無有不知
不同二乘是名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者證見道時遠
離四漏及煩惱習氣所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不同
二乘所證是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菩薩善戒經

所謂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無虛妄故為如來良福田故名為應供

知法界故名正徧知具三明故名明行足不來還故名
為善逝知二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衆生身心惡故
名調御丈夫能為衆生作眼目故為天人師知善法聚
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是名為佛一土之中無二

佛故名放下中間底梵志黑氏經佛說梵志得四禪定
為世尊

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

如何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

佛復云放下著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一手中

佛云何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

疾苦何佛生濁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云何命濁

十歲出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多貪多瞋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
斷見有無見我見衆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如是五

濁如來悉無上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

未曾有經祇陀

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脫得罪今欲捨戒
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曰國中豪族雖
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得酒念
戒不行惡也佛言

一打

雜寶藏經昔有比丘年老昏塞見少比丘說四果法心
生羨尚語少比丘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丘嗤而
語之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歡喜即
辦餚饌待之既已諸少比丘弄老比丘語曰大德汝在
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歡喜如語諸少比
丘即以皮繩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彌洹果老比
丘聞已擊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
雖得須彌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

丘復以——而語之言與汝斯陀舍果時老比丘益加
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舍
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生諸少比丘復以麤打
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倍加至心復證第
三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
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更移生諸少比
丘復以麤打而語之言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證四
果已心大歡喜設諸餽饍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思
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
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諸少比丘咸皆懺悔戲
弄之罪是——行人若汝既無心云何言犯——淨諸業障經
至心者求——無不獲
持鉢遇媼女乞食因共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欲漏
汝有心耶曰我無心也佛云——
有漏無明漏——槃經——者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
之為欲是名欲漏——者色無色界內

諸已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者不生滅滅已寂
能了知義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
滅為樂
菩薩行過求經典不聞名字雪山坐禪精脩苦

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

生塵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啟悟

吾心所迫即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

日終所迫即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

汝所說者義猶未備若為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

汝美羅刹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

問言所食何物答所食者惟人暖肉及所飲者惟人熱

血我詒但為全舉是偈當以身施羅刹答言誰當信汝

為子故棄所愛身我即答言捨不堅身得金剛身諸

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刹即說——語汝

已具足偈義當施我身時我踊躍若石若樹處處寫

已即上高木自投而下羅刹復還帝釋之身接我
至地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衆盲

言象

涅槃經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為有決定得故
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一

一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一形
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
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
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
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
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此
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
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
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
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
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是非即六法不離
六法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

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
如牆壁草木合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楊樂止

帝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
啼一樹黃一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

生真金想便一不 然此楊樂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
造衆惡如來為說二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衆生
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
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
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
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
有真不真有脩 **慧燈**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室舍無其
不脩有得不得 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是室冥
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
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
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
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

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一一迦葉如是
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
光暗皆空無得

無捨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

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
暗何顯燈光迦葉燈一黑一本無自性此二一一一

一一迦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有智若生無智即捨而
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

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
智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

皆空無

過一木患

木患經波瑠珞王白佛我國中災患
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要法

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一
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
磨僧伽名乃一一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
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

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
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
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
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
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
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
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舍果漸次習行
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玉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何
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光音天
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喜奉行光音天
人為天宮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壚成海從上至下依
舊建立一一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地味
香甘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
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減復生婆羅波羅滅故復生粳米
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

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
者三摩多為平等王賞善罰惡眾共給之
火光三昧

龍投佛鉢

釋迦譜佛告諸比丘眾宜各遊方度諸眾生
我今獨往摩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

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佳日暮求宿迦葉答言
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
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
趺坐惡龍吐火發蹠衝天石室洄鎔世尊即入一一
一一反遭火藏身無地輒一一迦葉師徒以謂佛遭
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
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
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
三夜帝釋眾第四夜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
問佛夜夜光現汝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
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
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

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
次早勞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
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
既去佛趣問浮提洲取菓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
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
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
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
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
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
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
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
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
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
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
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
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惟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

等大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
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

盛者先顯

宗鏡錄賢護童真問佛識捨此身隨善惡業
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

谷入占蔔林其風便香經於薈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
俱至則風一一一一一一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

風持者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五陰宗鏡錄一一者謂
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歷歷

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
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行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

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八種識
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八種識

宗鏡錄有一一一一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

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

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
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

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同此識周徧凡聖境通為當離此別有真性為復即是若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舍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如因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菴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體一是真名二是假與一鏡錄萬境無明妄塵為六塵

體一是真名二是假

宗鏡錄萬境無明與一心法性為是

一為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名因情立真以智

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
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真諦故
自性不歸無所歸

處

宗鏡錄教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

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令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
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又云一體三
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體
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又云聚大師問可大師曰但
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為法答
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
福從心
生不在田
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
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
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
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為第一不如
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
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

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
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木
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
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
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
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同六度萬行亦然
皆為對機宗鏡錄故知一一一一一機宜不同教分
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
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
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即空而
常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
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
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
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
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

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

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

水波雙絕上九結

毗婆沙

者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

十纏

毗婆沙論一者恚纏

見結取結疑結結嫉結慳結

纏嫉纏慳纏無

十使

華嚴論一者一貪二瞋三癡四

慳纏無愧纏

慢五疑六身見七邊見八見取九

戒禁取

十邪見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

辯正論

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先遊茲土五色光燄照瓶之上

三寶錄沙門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

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

答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身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

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期七日會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

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

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
伴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
等無感何待王憲當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
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
舍利明旦呈推舉朝集觀
瓶寫銅盤中舍利所銜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
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
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
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
罐甚嗟服即為建塔大法復興
蛤生忉利羅池中有一
衆圍繞聽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
蛤頭蛤即命終
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乘
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
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皮紙骨筆

智度論釋迦文佛為
菩薩時名曰樂法時

世無佛不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不能得爾時有魔變作
婆羅門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一為一一為一
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喪身無數不
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
至心即從下方涌出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智度論
為說深法得無生忍

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

智度論

住大善道中布施謂布施時如法捨財是檀波羅蜜安
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羼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
羅蜜攝心不散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
財物俱不可得檀為大將妙果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
是般若波羅蜜不雜諸垢智慧和合是
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諸結使顛倒心著是聖
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布施心相應善思是
名為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
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檀有種種利益檀為寶藏常隨

逐人檀為破若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
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終不怖檀為集樂能破苦賊

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教得道涅槃之津梁若清

水珠入水即淨

智度論若唯有心而無心法者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

混濁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

淨以是故不得言煩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

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

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麼人

來張云曾參百丈兄有問詰皆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

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

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

張俛首而已

那箇是不精底要

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
精底割一肋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

一師於言抵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統要唐州紫王
山道通祖師因

下有省于頓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
云于頓這漢問汝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云

一也于聞已受信貴要天下太平統要世尊纔下生乃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諱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統
要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又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統要一日示隨
色摩尼珠問五

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
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海有白吾將一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

八味曾有

五分律佛告阿難一川來會無復異稱萬

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真珠等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

一鹹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漸制漸漸教漸

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不宿容

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

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

八聖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

一解人中有卵生濕生化生

釋婆沙論問曰未知卵生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於

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如雁鴛鴦孔雀鸚鵡鵠

鵠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云何答謂衆生

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驢驘駱駝水牛野鹿

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

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團廁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通
因而生如蜚蠊蚊蟲蛾蜀蠹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
曰化生云何答謂衆生或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
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
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
得色無色界唯一一切化生問曰此四生趣有幾生答曰
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人一切
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一一一一一答曰閻浮利地多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鵝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
一在在者共臥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
大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披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披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一一一答曰頂生王尊者遮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
黑半白半
立世論若日隨月
後行日光翳月漸

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一一一若日在月前行
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一一一

久捨冤親心

莊嚴經論尸利耨多因設火坑并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即

說偈言起我我無瞋
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金山被瞋

恚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

大乘法界論衆生法身既與功德相應何故無有如來德

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惡見葉共色裹故亦如

為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

然是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為大利
磨磚作鏡燈

錄南嶽讓禪師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

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祖曰作什麼師曰

日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

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

車即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生禪為學生佛若學生禪

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汝

若坐佛即是殺佛若
親生相非違其理

裴休在甚麼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
休入寺燒香因觀

壁畫乃問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裴曰此間有
祥人不日有一運師後住黃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請

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前話師震聲曰

既無舍利

——裴應諾師曰——裴當下知音

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
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

何有師曰——後院主眉鬚墮落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
初祖迦

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獨——破

顏——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

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

倒却門前刹竿

難足山侯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著傳燈錄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
裝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非性十七

傳燈錄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毬多為給侍因問毬多汝年幾

耶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毬多曰

我身十七也

度人籌

傳燈錄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尊者每以一以置於石室其室

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

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

心不生滅即是常道

傳燈

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毬多問曰汝身出家心

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毬多曰不為身心復誰

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一諸佛

亦非傳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

諸佛

何來師曰我心非徃脇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

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鋸義木義

傳燈

汝非諸佛師曰一脇印可度之鋸義木義錄十

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
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
不識佛焉知不是馬曰此是——富曰彼是——富復
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
曰汝被我解鉢水針投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馬乃豁悟鉢水針投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
滿——置於座前提婆觀之乃答無者誰傳燈錄十九
以——契於龍樹即為法嗣祖鳩摩羅多
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
————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關延入以續祖燈

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尊者遇鳩摩入國問曰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
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
幸而我而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
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

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

夜多夙慧頓發

闇

不起無相

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

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

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
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
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
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
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
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
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
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
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徃
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
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
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
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吾有
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
在口議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
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
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誠
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廖復詔叔磨為王懺悔厥
疾有間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海實梁
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
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
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
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
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
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

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
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
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縑白信向近九年已欲返天竺乃
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閼
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
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
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并授袈裟
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

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
至具奏帝令啟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廓然無聖上見與

汝安心竟

上見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上見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

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拳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可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

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祖見此偈乃潛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利旛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師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

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

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

沙簡言下悟

禮謝還闕 旛動風動

見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見

佛來

亦不著無汝止泊處

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

但是僧

師曰佛來為

拈起布毛吹之

傳燈錄杭州鳥

什麼不為師曰

窠道林禪師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

尚佛法師於身上——以目開合示之傳燈錄萬嶽慧安國師有坦然

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

師——然言下知歸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傳燈錄萬嶽元珪禪師一

日有異人戴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

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

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

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任他非佛非心茫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為授五戒也

我祇即佛即心

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

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

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

舉似祖祖曰梅子熟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傳燈錄源梅子熟也

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

師不昧因果傳燈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

此山因學人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頃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見誰在井中

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

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癡漢————仰山再問瀉

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瀉山日出也仰山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文

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文曰如人騎牛至家

師曰始終如何保任文曰如————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瀉山三

十來年喫馮山飯局馮山尿不學馮山禪只看一頭水
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
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露地白牛見
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按丈百丈

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

疎山閑逕往彼請問值師泥壁

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
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
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却布單時為此因緣來和
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
為汝點破在疎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馮可謂頭正
尾正祇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
使馮山笑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馮
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禮悔過
趙向即乖
州從諗禪
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
111師云不擬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

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
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脩忍辱人復令再
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
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
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
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
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
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是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



御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

十九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心長德

管子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

掃除

不潔

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

養生

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

節欲

管子萬物不害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

管子思

捨內因外薄不蚤為國生將翼舍

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和不不生

管子

不醜平正體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萬物之母老子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以聖人之治其

其常使民象帝之先老子吾不知誰之子索篇老子天地

屈動而愈出守中老子多言教谷神老子元北元北

之門是謂天地根綿老子天地根不自生故能長生老子

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載營魄抱一老子能無離專氣

致柔能嬰兒見天門開闔老子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間

謂也夷希微老子視之不見曰一聽之不聞曰一博之

致虛極守靜篤

老子一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歸根復命

老子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一曰靜靜曰復命一曰常知常曰明

見素抱朴

老子一少私寡欲

未孩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

食母

老子我獨異於

人而貴

恍忽窈冥

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一兮一兮其中有物一兮

一兮其

有物混成

先天

老子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法自然

老子王法地地法天

一法道一

善閉

老子一閉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待

安平太

老子往而不害一注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

無名之樸

老子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下士大笑

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聞道不足以爲道

知子守母

老子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其

復其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不勤閉其兌濟其事終身

不骨弱筋柔而握固

老子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爲不搏

長生久視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

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三氣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

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剗剗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三三六六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之數登於九而究矣三三六六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

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中和

坎離獨幹乎中

氣

兩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

端不形是以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

風輪水樞

子華子是

之正氣於一其專精之名曰太元樓三

神之舍

子華子古

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

太初

中氣

子華子元者一之也一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上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

精

氣以三成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八一具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

之為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一

大庾恂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

也

渾淪鴻濛

子華子一

空洞

子華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一

一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三元見太

一天一帝一

子華子萬物元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

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一一太易太初太始太

素

列子有一有有一有有一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

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無爲之職列子有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生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

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
味者未嘗呈皆一一也
列姑射神人
列子
之山在

海河洲中山有一一馬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

泉形如處女不嫁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

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

而土無札傷人無大惡
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仙聖爲臣見上乘風而歸列子師老商氏

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

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於般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見
潛

行不空蹈火不熱

列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

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純氣之守

見

其天守全其

神無卻

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達夫若是者

——物莫自入焉

揮斥八極

列子夫至人者上闢青天

神氣不變處石入火

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

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

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奚道而——其人曰奚物而

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

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

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

得傷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游金石蹈水火

見

瑤池西

王母

列子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冬起雷夏造

冰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

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

飛

學幻上仙

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聖之種飛相往來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

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

玉其上禽獸皆純鵠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一一一一一日一夕一

一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

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鯨十五舉首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六萬歲一

交五山始峙

見

乘雲氣御飛龍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一一一一而游乎四海之外

肌膚冰雪

見冷然善

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一陶鑄堯舜莊子之人也物莫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道樞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一樞環中見葆光莊子注焉而不滿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上葆光莊子注焉而不竭而不

知其所由來真宰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真君莊子其遞相為君臣騎日

月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參萬歲而一成純莊子

後後聖人愚茫天倪莊子何謂和之以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天倪莊子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寥天一莊子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一注安於推移而
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
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

莊子瞻彼閭者
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鬼神來舍

見上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莊子若然者登高不慄

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見上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益
言若吐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息深深見上踵見上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莊子大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莊子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

母坐乎少廣

莊子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登天遊霧

莊子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

鰲萬物

莊子許由曰噫

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一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

天地刻雕衆形而刻雕衆形上見廣成子千二百歲

黃帝

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一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遊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於中出者不受於外采真之

遊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園逍遙無爲也苟簡易

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莊子吹呴呼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道引見守神莊子

之道惟神是守而勿失與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莊子

治道者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以恬養知以知養恬古之

一一則形不勞一一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情而
又稍反以相天
鞭後
莊子善養生者若牧羊
遊於物之

初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悲然似
非人孔子使而待之少焉見曰吾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搖若槁木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

扁然而萬物自

古以固存

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
圓莫知其根也—————六

合爲巨木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油
然不形而神萬物蓄而不知
內捷外捷
莊子夫外韞者

內捷外捷

不可繁而捉將

——內韞者不可
繆而捉將——

衛生之經

莊子老子曰———能
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

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

兒子

上見

嗑不嗆手

不挽目不瞋

上見

發天光

莊子宇泰定
者一乎一一

天均

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形相禪始卒若環莫
得其倫是謂一一

鬼入天成

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適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
年而一一七年而一一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

夫妙
母易天生母散天樑

一騎冠子
自若

則清動之則濁

神不

淫於外

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
也神不注於外則身全
身全之謂德

外景内景

荀子故濁明

禁重

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一一色禁
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精氣之集必有入

呂氏春秋——也——也集
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

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
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覺朗

晉其大寶

呂氏春秋
凡事之本

必先治身——用其新棄其陳
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逆道

電為鞭

策雷為車輪上游霄霓下出無垠

淮南子命雨師灑道
風伯掃塵——以——

——以——於——
——野——於——之門
抱德煬和

淮南子古之真人
立於天地之本中

至優游——而萬物雖累焉孰
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臣雷公役夸父妾

宓妃妻織女

淮南子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
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

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太帝之居

淮南

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
有增減九重其高萬一千三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璚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關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厥貢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自窮石至於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厥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疏圃懸圃上奔月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神是謂

疏圃懸圃

上奔月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桓娥竊

鳧浴鰲躡鵠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經鳥中————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亢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
而生時也與物為春上見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抱朴子若道
術不可學得

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
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漬金為漿入

淵不沒就刃不傷————按而風馬雲軒

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抱朴子仙人踏炎飈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

————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龜息抱朴子仙家與天相畢延壽無極抱朴子仙經曰
服丹守一——

——還精胎息————召神効鬼抱朴子又神仙集中
有——之法又

——此皆至道要言也
有使人見鬼之術俗
人聞之皆謂虛文
天仙子尸解仙抱朴子按仙經
云上士舉形昇

虛謂之——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咽九華咀六氣抱朴子

——於雲端——還丹金液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鳩

——於丹霞——以千計矣莫不皆以——九丹抱朴子——之要非凡人

——為大要者焉——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或鹽

面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

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

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

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

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

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

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

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

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王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

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
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
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
九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
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
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
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
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
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
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
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
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
害之矣

丹華

見上

神丹柔丹寒丹

見上

宕人水居梁母火化

抱朴

子耐至熱仲都堪酷寒

子

正機平衡飛龜授袂

抱朴子靈寶經

有凡三篇皆仙術也
紫文金簡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

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

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

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
今赤雀銜之
禹將仙化封之石函
見顧影含歡漱流忘

味
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素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

難勝記也
石熟如芋子
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子中以水煮亦立

食以當穀也
黃棠子
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名但合口食內氣
乘龍駕

虎簫鼓嘈嘈
抱朴子侍從曄曄力士甲
鹿盧蹻
抱朴子若能乘

踰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踰道有三法一曰龍踰二曰虎踰三曰——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

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

龍虎踰

見謫守天厨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其流霞一杯

抱朴

子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

今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

抱朴子若今吾——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

又將呼為太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

咀吸寶華

抱朴子爾乃浴神太

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鑄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則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翳藻禽仰鳴瑰華摧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港而交經履躡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履躡乾兌召呼

六丁見二山

抱朴子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

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緬邈崔巍崎嶇和氣烟縕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倚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緼緼玉液霏霏金池紫房

在乎其限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哀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廚至

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

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也

毛女

抱朴子漢成帝時獵

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人三神山

見

羨門高誓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

形解銷化

史記

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亢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

仙道

——

依於鬼神之事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爲——未至——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却老方

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見

上丹沙化爲黃金

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一一可一一一黃金成

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

食巨棗大如瓜

史記封禪書安期生一一

一一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

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一一一夜一一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老父欲見巨公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

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一牽狗言吾一一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好樓居

史記封禪書殊庭

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

以爲仙人也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一一焉

石閭

史記封禪書一一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

仙人之問也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傳李耳

本師

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曰————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

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
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陽子纖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驂乘——爲御注漢
書音義曰陽子仙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

偃佺

史記司馬相如傳——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
韋昭云古仙人姓偃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

松形體生毛數寸方
眼能行遠走馬也

靈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燕於
間觀注郭璞曰靈園淳園仙

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衆仙
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見青琴史記司
馬相如

傳——安妃之徒注索隱
曰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玉
女而與之歸注正義曰

張云玉女青
要乘弋等也
噍咀芝英
史記司馬相如傳
芝成宮闕

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
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

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
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一一一有使者銅色

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
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

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
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注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駟按薛綜曰
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上獻令名男子振

女
上見枕中洪寶苑秘方
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

鑄作事不驗
不終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更生坐論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之藥造典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國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扶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蓋蓋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倒景見耕耘五德見黃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

見

穀仙

漢書郊祀志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

順色置其方面先齋鶴龜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東斛成一金言此黃帝——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蓋

意平心同死生之域

漢書藝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曰——

而無怵惕於胸中

練臧適神

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專意積精以——

赤精子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

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上帝使真人——下教我此道

祠老子用郊天樂

後漢書祭祀志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九年親祠老子于濯龍文闕為壇飾

淳金鉤器設華蓋之坐——也託身於月

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

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毋恐後其大昌

姮娥逆——是為蟾蜍

合金沙白

後漢書郡國志注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

石室室中有石牀石白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即——之

太平清領書

後漢書襄

楷傳初順帝時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末目號

能作五里霧

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後漢書

張楷傳性好道術

亦能爲三里霧

方回

支父

後漢書周磐傳

神養和不呂榮利滑其生術

毀壞房祀剪理姦巫

後漢書樂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上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後鬼神乃悉

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葉君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

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來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

雙鳧

見上

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見上

天下玉棺

見上

五禽之

戲

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

使極耳動搖則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戶樞終不朽也是自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

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曰除疾兼利蹠足

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

牙完

壺中老翁

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

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

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蒯翁乃與俱入壺
中唯見玉堂嚴麗音酒甘肴衍其中共飲畢而出蒯約
不聽與摩挲銅人後漢書蒯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
人言之童兒時見子訓責藥於會稽市顏色

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
共————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

青牛

師

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

審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疏——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

藏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作都夷者武帝所聞以爲作
都昧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畧

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
神藥仙人——所居焉
投數萬斤金於海

魏志華佗傳
注辨道論曰

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
神藥仙人——所居焉

甘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

養性服食

晉書

嵇康傳常修——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

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神仙稟之自然上見石室素書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

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中見一卷——速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石髓上栖心絕穀晉書郝惜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修黃

老之術葛仙公晉書葛洪傳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以其煉丹秘

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

妻內學上煉丹祈壽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以——選——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帝

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蔚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

山煉

天師道

晉書何充傳于時却惜及弟曇奉一
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都

蹈於道二
何佞於佛

一氣千息

晉書許邁傳初採藥於桐廬縣之
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

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
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餘——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
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義之書
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
迹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

化登巖茹芝

上見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

上見

三日不讀道德

經便覺舌本間強

晉書殷仲堪傳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煮白石

晉書鮑靚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

白羽扇畫

水而渡

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珠章江波甚急猛不做舟揖以

者異之觀服細石子

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

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

如蟬蛻

晉書單道

開傳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

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

行殊羣正當

五斗米道

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

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見西王母

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

宋書樂志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王門濟天漢至崑崙

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

歔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尋如南山不忘愆食芝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

見絕人事游渾元

上見參駕六龍游戲雲端

宋書樂志淮南八公要道

不煩乘白馬西行

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

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并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遂見將數十人

出關共語分明此乃道手自書章

宋書羊欣傳素家所謂尸解者也按亮劉亮好黃老常

藥飲符水而已

飲符水

見

柱下經二濠上篇七

宋書謝靈運傳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衷見

雲

飛天居風行水息

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顧明修習齊強燕平厥驗未著李羣董芬其效

安在喬松之侶

良由理數懸提實乃鍾茲景命

乘黃鵠

齊書州郡志夏

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

齊書張融傳

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

闕樹過日以飛柯

事黃老道解陰陽書

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

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質而精實而抑簡

而幽

齊書顧歡傳佛教文而博道教——精非麁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抑

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
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山

中養鼠

齊書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
謫仙不知所終
蘇生騎龍處靜駕鹿
梁書張纘傳至於
殊庭之客帝鄉之

賢神弄鬼化吐吸雲烟玉筍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導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周旋配北燭之神

女偶南榮之僮僮時髣髴北燭神女見上仰青雲覩白日
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

不覺爲遠

梁書陶隱君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

三茅君
梁書陶隱君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

矣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

——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太山錄事

南史沈僧

昭傳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

云為——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

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

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

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

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

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

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

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十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蛙上見聞虎嘯知有邊事上見勝意作此州南史齊始興王

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

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

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

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

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

來————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

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

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

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

加鼓呼一部勝意反語散髮黃衣南史梁宗室昂傳徵

為始典碩言於此乃驗散髮黃衣為瑯琊彭城二郡太

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在武窟山石室中無

所修行惟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驚卵一兩枝人

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

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印樹

樹枯

南史顧歡傳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

魅數見影歡——潤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南史鄧

——即——死——

郁傳少

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
斷穀三十餘載唯以——

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歲樓貯之供
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

雲而至從少姪三十並著絳紫羅襪社福年皆可十七
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

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
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

甚速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
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魏夫人見青鳥既

來期會至矣

上見

飛丹

南史陶隱君傳隱君既得神符秘
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

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色如
霜雪服之體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上見

一眼時方

南史陶隱君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
眼方者壽千歲隱君末年——有——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遇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

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明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不可揚於

王庭神中錄圖新經魏書崔浩傳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諫之有————

————浩餐玉法魏書李預傳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歲古人一一之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

龜黑者亦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枝為眉日服食之餘多惠人神王之宗

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一一一一

下在紫微為一一一一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取迹無常授軒轅於我崑崙帝嘗於牧德大禹聞長生

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為教

也咸謂去邪累潔雪心神積行樹功丹書紫字昇元飛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上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

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一一一一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

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

化金銷玉行符勅水

見

仙人博士

魏書釋老志太

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典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殺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

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試上達有仙人成公
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親其姨見
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
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下坐算興懇一發致勤時來看
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
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
之曰先生何為不憚謙之曰我學箕累年而近算周髀
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
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
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
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
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
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
之位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
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
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
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
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諫之躬自沐浴
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諫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
持鉢及錫杖諫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歔然而起著衣持
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北壩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
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
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
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
被謫為寇諫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諫之精誠遠通興乃
仙者謫仙人成公興館上雲中音誦新科之誠魏書釋
老志諫

之守志嵩岳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
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
稱太上老君謂諫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
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

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東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

| | | | | | | | | |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牧土宮王

魏書釋老志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主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

牧土宮王

魏書釋老志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圭
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

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為———領治三十六
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
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萬遭弟子宣教云嵩岳
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語曰吾處天宮數
演真法處汝通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餘十二
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

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休勞復還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勅名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官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夫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官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

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異從教土命謙之為子與
羣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一告

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上恒岳仙人
齊北

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
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陰歷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
道榮云我本——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
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
是人乃臨水為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
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
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開心符

北齊書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游處數
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遵世跪取吞之遂

明占候後出遊京
金科玉篆秘蹟元文
周書武帝紀詔
洛以易筮知名
曰至道弘深混

成無際體色空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
離朴散形氣始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
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
可立適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
既培塿者識高低之崇虛守磻礫者悟勦澌之泓澄不
亦可

天書

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
元之先東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

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以而天尊之體
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
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
延康亦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
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
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
說之經亦東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
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

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方一丈八角垂
芒光輝照曜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授道者

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

隋書經籍志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詳析

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
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
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
近故今——————————推其大旨蓋亦
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

剖環

隋書經籍志其受道之法

初受五千文錄次授三洞錄次受洞元錄次受上清錄
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
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
金環一并諸幣以見於師師受其幣以錄授之仍——
金——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錄紙而佩之其潔齋
之法有黃錄玉錄金錄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

縣苑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
限以次入於縣苑之中魚貫而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
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
縣苑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
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
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
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麴餌幣物歷祀天
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
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
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物之使刃不能割火
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
之法不可殫記云自古黃帝帝嘗夏禹之儔並遇神
人咸受道錄年代上章見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
既遠經史無聞焉

事

隋書經籍志推尋事迹——諸子——書之——有三十
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

一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
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
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
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
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
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
藥物不精故也帝

道月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也儒五星

也跨石梁而去

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
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

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
衆妙法體自然色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
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齋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
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木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
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
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岬古今雖異山谷不殊
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九迷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
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責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
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
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
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
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傳留數旬
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
宗冲元成德齋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
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
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
冀得度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爾未淹旬日厭塵羽
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
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
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

藉墳塹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

駕龍鳳

見上

全真

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守一是謂元

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

神仙不煩妄求

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

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女冠
舊唐書則天皇皇后紀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尹喜故宅

舊唐書明皇紀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

臺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

舊唐

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冲虛真人庚桑子號為洞虛真人其四子著書

改為真經崇元學一賜名摘盈

舊唐書明皇紀王真公主先為女道士

士讓號及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舊唐書憲宗紀八月乙巳朔乙

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一誠哉是言也君人者

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金錄道場

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

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錄

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兩卷老子一軀天尊

舊唐書辛

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視————無欲無

營不損

莫知甲子

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憺然

——其

飲堇汁 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無告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堇汁

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黑且驚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

金骨珠光

舊唐書葉法善傳詔

曰故道士鴻臚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絕俗貞風
無塵——外聳——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

神仙宗伯

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梁駕部郎中丁
起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

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
曰生子當為——之——也

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
宗紀己

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
——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先天太后

唐書武后紀
追尊老子母

為——
道舉

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宗元
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

養和

唐書李泌傳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
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杖端有氣

如煙

宋史方技傳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
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其

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食飲音樂交奏與人間
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

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
云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

未嘗
霞裾雲袂鯉轡龍
宋史夏侯嘉正傳觀一異人
於巖之際一為一一為一冰

膚雪肌金珎玉珎浮邱羨門斯實其對
彼一一之賢一一之仙乃吾之肩也
三茅上清
元史世祖

紀以一一山一一四十三代宗師
許通祀祈禱有驗命別主道教
黃金神仙符命
元史文宗

紀鑄一一一一一印賜
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三山符錄
元史張與材傳大德五年召見於上

都惟殿八年授正一
教主主領一一一
豹尾虎齒蓬髮戴勝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

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一一一而
善嘯一一一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崑崙九井
山海經海內崑

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一一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
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一一以玉為檻面有九

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
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
十洲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

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
窟洲有此一一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

常人是所以延之曲室而親問
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養神芝東方朔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

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
如蒜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

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
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

聞秦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
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

一一其葉似蒜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
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

率攝樓船等入海
尋祖洲遂不返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東方朔十
洲記瀛洲

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也

反魂樹却死

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

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一一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一一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

閩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圓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圓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正西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塢塢面方千五百城上安玉樓相解如十二所其北戶山有城金臺玉樓相解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微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童之所宗上通瑤璣元氣流布五常之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所濟不可具記

紫水汚

夜過虞淵湔浣

郭憲洞室中有一少男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一妻年二十歲顏如童子

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二年也鄰母以而養之三
歲天下秘藏一覽閣誦於口居常指撫天空中獨語

鄰母忽失行經月方歸母苦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
見大驚曰行經月方歸母何以慰我耶朔曰免至紫泥

海有母問之汝然是何處行朔曰兒滿衣竟暫息鄰索堂王
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大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

半合即醒既而遠路過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
捶過痛虎啣兒傷母悲泣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

家萬里見一枯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
布龍澤朔以元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

海之濱俄有黃姑伯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
太白之精今汝此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

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

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見捶

虎

上見

脫布於樹布化爲龍

上見

三洗髓五伐毛

上見

負五嶽

真固

郭憲洞冥記

李充馮翌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簪而至帝禮侍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

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

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郭瓊東郡人

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

坐神龜

郭憲洞冥記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自云卑張不獲

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日久地成也矣

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

赤冬不著裘

廣二尺人問子坐此布幾年矣

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足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夜瞑時轉見腹光通外郭寔洞越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瞑時轉見腹光通外

郭寔洞

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逝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隍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圓國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冢封常服此草於————亦名洞寔草帝令剡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往草中隔紅

泉不得渡

郭寔洞寔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

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華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

地食此草義和欲取以手猱鳥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
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問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

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
臣——此——————————其人以一隻履與臣引

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
為業遊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

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
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

水藻之屏臣與手拭之恐
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 郭憲洞冥記有
丹蝦長十丈鬚

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戴紫柱之林以鬚纏身急流
以為棲息之處焉丹書——————後棄杖而飛鬚化

為丹亦
玉女投壺 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
在海傍 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

鳥面而虎尾戴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每
投千二百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嘔噓矯出而脫悞

不接者天
為之笑

生不知老與天相保

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

行善者危
利居善喜

爲門爲戶

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
勁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

下經一上經一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
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

通乎數紀

上見

一如麋鹿 一如鴻雁

嚴遵道德指歸論其
次情無所樂性無所

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
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不

在憂喜亦不離亂若
盲若聾無所聞見

王子登

班固武帝內傳帝閒居承
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

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
墉宮玉女——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

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
嶽勤哉有似可敬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

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王女忽然不知所
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
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古元都阿
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

紫

蘭宮玉女

見上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上

仙靈方目可得瞻

盼

班固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邪不審其——

一否王母出以示之
曰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

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
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

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樞————溫養子珠視
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
修幹立末可持一者

偃月爐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
作演易以明之——法鼎

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
白虎為熱樞汞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

坤體乃成二八應黃輿魏伯陽參同契以金為堤防水

一斤易道正不傾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

如之臨爐定鉢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

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壯若神

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一馬歲

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若明窓塵穢治

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

于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

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

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

主最文武上見刀圭上見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魏伯陽參同

為神契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

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一一一一一

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
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
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
圖變而分佈各自獨居類如鷄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
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
十月脫出其胔骨弱可卷肉滑若

飴見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
三寶閉塞勿發通——

樞轉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聽兌合不以
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闕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
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
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
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
解冰從頭流遠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沸彼谷
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汚穢細微得調暢

濁者清之路
晦久則昭明
流珠金華
魏伯陽參同契太陽——常欲
去人卒得——轉而相因化為

白液凝而至堅
金華先唱有頃之間
解化為水馬
苗闌干陽乃往
和情性自然
迫切時陰拘畜禁門
首尾

武中間文

魏伯陽參同契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
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溫陰在上陽

下奔——
大白黃芽銀兩七竅
輔翼人瞻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

安存來去遊不出門
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
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
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速復

幽元若達此會
乾坤刀圭霑淨魄
魂魄得長生居仙村樂
道者尋其根審五行
定鉢分諦思之不須論
深藏守莫

傳文仰白鶴駕龍
麟遊太
黃芽
見
居月之旁其寒悽愴

虛謁仙君錄天圖
號真人
王克論衡曼都好道
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
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

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
杯每飲一杯數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
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
色如

桃華

三輔黃圖漢武帝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
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少壯一日與親

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
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五彩囊

盛柏葉露

三輔黃圖華山記弘農郛紹八月曉入華山
見童子執食之武帝即其

地造宮殿歲
時祈禱焉

常致氣於關

荀悅中鑒隣臍二寸謂之關
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

稟受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昇其脉
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
關息而氣行矣故道者
是謂要術
存吾春
荀悅中鑒夫物不能為
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

不然——**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張華

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

太陰之草名曰鈞吻不可食人口立死人信
鈞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萬民皆付

西王母

張華博物志老子云————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乘

青牛車過關

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去入大

秦——西——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

隨老子二百餘年

葛洪神仙傳老子有

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
——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

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
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
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
國因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
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咸一聚
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
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
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交象

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
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

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隱遁仙人 葛洪神

石先生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
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
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人呼白
石先生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

不求聞叱石變羊

葛洪神仙傳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

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曰羊起於是見東海三瀉桑田葛洪神仙傳白皆一為一數百頭見東海三瀉桑田葛洪神仙傳舉家見之入拜王遠達為之起立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一一一一一一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去三尸葛洪神仙傳必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欲長生先一一

一三尸去即志
意定嗜慾除也

八公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篤好
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

術之士不遠千里車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詣
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以意難
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
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
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
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
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
不倦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
年老而逆見嫌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
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
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
帳象牀燒百合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

雞鳴

天上犬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八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
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盡
得昇天故————也

黃蘆簡青玉函

洪葛

神仙傳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
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
乎去來何為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俯仰
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
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
下愚大笑以為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
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
之——漆書之封以——之——一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
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崐山一封練書合為
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
來

青泥如髓

葛洪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
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

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
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

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濶尺許中有——流出——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熟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搗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病愈者使栽杏

葛洪神仙傳董

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

米成真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鬱然成林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

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皆——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唾盤成魚

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

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中即——鯉——夫人唾盤中成鱸食魚綱與夫人入四

明山路阻虎網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
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牀脚

下繫虎牀脚上青牛道士

葛洪神仙傳封衛字君遠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

訪真訣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藏真形圖遂周遊天
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山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

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

簡松

干寶搜神記
偃佺者槐山

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
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也時受服

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干寶搜神記
前周葛由蜀

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
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嵋山西

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
里諺曰——

生羽毛騰青

雲

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

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喪之術未敢以聞公

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

樂以享八公援琴而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

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兮升——蹈梁甫

兮觀見三光過北斗兮驅乘風雲

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青鳥銜符白羽畫江

干寶搜神記吳猛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因家分寧性

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通術大行

嘗見大風書符牒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

曰南湖有舟過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

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

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

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

餌飛魚

王嘉拾遺記
仙人寧封食

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
言頌云青渠灼燦千載舒百齡暫死——
貫月挂星

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
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

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查
亦謂——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舍露以救日月之光

則如**王帳高會**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羣鳳之輦而來
暝矣**王帳高會**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

王之履數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
——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耳出於頂瞳子皆**

方王嘉拾遺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
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衣——

——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玉牒金繩**王嘉
共談天地之數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拾遺

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
萬言寫以——編以——貯以玉函老子曰更除其繁

素存五千言及至經成
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存五千言見上血清骨勁膚實腸

輕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
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

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行如處子
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

此為上仙
之人也

芝田蕙圃

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
漸小狹下有——皆數百頃

羣仙種
稱焉

金堂玉女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
有——數百間——居之四時聞金

石絲竹之聲
傲於山頂

斧柯已爛朽

虞喜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
曾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

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
——述歸鄉里已非矣

金鷄玉犬

任昉述異記
濟陽山麻姑

登仙處俗說山上千
年——鳴——吠

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

鄭道元
水經注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
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尊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
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
——也按今本十洲記無此語
不恨汝故使人

知我耳

酈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
甯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典里中數

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
哀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

——去矣後爲大餘王驛
使來甯北方人謂之謫仙也子晉控鶴
酈道元水經注

開山圖謂之維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

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待遺屐俗亦

謂之爲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能

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蕭管之聲焉能

忍寒暑

酈道元水經注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
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詰問所能對曰——

一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伸
都獨無變色卧於池臺上燠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
環以十爐火不汗
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
水經注

言熱又身不汗
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
自退同入此壺

使鬼神而
乘赤鯉魚
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

終同物化
浮遊碣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碣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
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

碣中有千萬人觀之
賣藥齊市
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

留月餘復入水也
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
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懸閘意思

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
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溜水來山下呼宗族

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
辭違家室今下山著鹿皮衣升閭而去後百餘年下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鄒道元水經注唐君字公房城國人也學道得仙入

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鶴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
鼠惡留之——以月晦日——故時人謂

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
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

壻鄉故水問釣車所在

鄒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
邇陵陽縣西為旄谿水昔縣人

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
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

安——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
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不談不對

鄒道元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
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

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
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
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顧非
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日濟於郁洲者也 竊寶欲

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鄴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
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

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
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

弟子————以來————
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化鵠履

鄴道元水

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棲仙
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
朝不及朝列——爲白——至閣前廻翔欲下威儀以石
擲之得一隻——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以

虛寂自然無爲爲宗

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
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

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錄大齋其二曰黃錄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大抵—————屏風上

立薰籠上行

李葉郭侯外傳當其為兒童時

脩月戶

成段

式面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夏遂還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徒倚間忽覺叢中新睡聲披襟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襪有斤鑿數事

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

見不
仙位有九

段成式酉陽雜俎鬼官有七十五品——
——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

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
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白誌見腹名在

瑞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閻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

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

者目有綠

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

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廻茵名在錄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

山腹有元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壙元丘之相矣

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

上見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

見上
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間

段成式酉陽雜俎句曲山五芝一之————於
——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

二芝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
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

五芝名料玉食之
為三官真御史 蟬化上品 段成式酉陽雜俎真人用
寶劍以尸解者——之——

——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
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

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 十二試
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見上 木鑽穿盤石石穿得神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傳先
生入然山七老年君與之

——使————石厚五尺曰此石 穴口有瓜數箇欲
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

取乃化為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街國縣西南有瓜穴冬
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

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
有宮宇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
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
來已經四——
十年矣二桃兆二年段成式酉陽雜俎長白山相傳
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

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
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
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
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己二年矣霄始知——

元暉升樓

段成式酉陽雜俎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
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

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
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
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
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志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間舍皆為墟墓矣

炭化玉女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

至高安令具——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冥諸壇上一夕悉——為——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勒劍登其首斬之

龍宮仙方

段成式酉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至泰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教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匝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樂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

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有一——
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
傳今急矣固無所怪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
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
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
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
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
鬢皓白二童青衣九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白
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
逆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
忽不見

走入殿柱中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

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
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
遂————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
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

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帖月

壁上朗若張燭

段成式酉陽雜俎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

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逐——於——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

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

天鐘天磬天鼓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學道之人

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為——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叩為——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

央上下相叩名——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婉衿成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式酉陽雜俎西王母姓楊諱曰治亮

脉望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末

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過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靈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一一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靈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

流綠渠

燕鴉杜陽雜編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

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舊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橙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絁掖衣戴逵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醕洲人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

聞一百步亦謂之——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燦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沈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鉋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未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遨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於上上令

謁者貴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
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
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
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不戴金莖花不得在

仙家

上見

凌風舸

上見

目光長數丈

飛篆空中可屈千里

燕

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
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可——每採
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
人有具齋進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
酒則袖出一壺饒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
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漉
漉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
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朱——於——則
——有——有病者以布
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言漢武時事

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

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最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脰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岐所獲乎况苑園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

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迄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

——帝——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張讀

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苑內後人共掌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并白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

曰天上無憑惜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象天下人傳
咸中不過一二無校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
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
味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
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
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衆大還丹多年色不移——
————————————————————
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
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
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
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元藥仙去因相
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即以其事聞
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
玉藥院真人降
錄上郡安
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
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

七八衣繡練衣乘馬義髻雙鬟無髻珥之飾容色婉約
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北頭黃衫端麗
無凡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進花所異香芬馥聞於
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
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
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
唳景物輝煥舉營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烟
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
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
————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齊心禱至神魂銷眼冷
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
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薜蘿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
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榭時不敢青鳥
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
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
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
云羸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
舌青瑣仙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康駢劇談錄

大中

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真道
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悞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
日所齋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
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
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繞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
竟無出者窺其蘿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
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違
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
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
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
烟費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
間脫袂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豆之狀俾於藥室

取錯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
可以食矣渴取鑄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豐
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
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
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解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
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
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
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繞經信宿已及樊川村
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騁鷹取
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虛僕射耽味元默思
親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
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
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
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
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
叱白龍
杜光庭錄異記
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鄂州黃鶴樓前

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
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
大設於衆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
樓下江中衆皆異之太守問其所以答云此一者江中
一一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
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
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衆皆見之尋復遣去
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

千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峯

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好神仙之

道海上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
山遠降何以教寡人間其姓名答曰我等之名所謂一
一一也名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
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
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
白日判陽夜判陰杜光

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

豐儉有驗————
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身居赤域名在絳闕

部博聞見

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可往從之

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賣墨

張邦基墨莊漫錄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

傳者僅百首往往——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幘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生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吸初日光

蘇軾

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
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

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賚趙德麟侯

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
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

賚猶人間
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陸游南唐
書陳曙傳

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
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

榻素書數卷——————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
人有乘其出往問之者曙必自外來凡————

——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
起後徙居鄂渚者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醉岳陽鄭景望
紫齋筆

談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
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寵三
——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

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

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
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
過洞庭
上見
負笈賣藥如韓康伯

王楙野客叢書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洵者於會稽郡
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

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
近於台州上昇偏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

碑正元和間所
作相去未遠也
綠毛覆體
王楙野客叢書逸史載唐南
嶽僧有人——來僧前

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
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

如指
水仙
王楙野客叢書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
諸掌
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陟首人服八石
得為——為河伯婦

河伯婦上吉人之津

譚子化書
大人體物

知身體身知神體神
知真是謂——

正一

譚子化書太虛一虛也太神
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

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
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蕩穢召五帝之氣伏虺役

五星之精

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
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

至也夫——者必——苟役不至虺何以伏
——者必——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

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
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為珠玉之房

譚子化書大人節悲辛誠情怒得瀨氣之
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舍所以收其光

若蚌內守若石中藏

魄藏魂藏

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
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

者——之神主火魂主木
木生火故神者——之

如白壁

陶宗儀輟耕錄釋如黃金道——儒如

五騎鶴化

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叔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

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是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

借鶴

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醜事曰高功具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

人請——仙——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鸞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點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侍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浴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

陶宗儀輟耕錄趙公

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諡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

丹以資服食有玉漢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

碧落侍郎

林坤誠齋雜記沈義為仙人所迎見老君

——在水上——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以金樓玉盤賜之後

種頃刻花

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

朝暇

日湘————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

在雪擁藍闌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

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乃藍闌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詢